

二

曲

集

二曲集卷十九

鄜縣門人王心敬彙輯

題跋

題馮少墟先生全集

余生平徧閱諸儒先理學書自洛閩而後唯馮恭定公少墟先生集言言醇正字字切實與薛文清讀書錄相表裏而辨學錄善利圖講學說做人說開關啓鑰尤發昔儒所未發尤大有關於世教人心張南軒嘗言居恒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程先生書完全精

二曲集

卷十九 題跋

一

粹愈讀愈無窮余於先生之集亦云第集板經明末  
之變毀于兵燹讀者苦無從得余久欲覓有力者重  
壽諸梓而機緣未遇私竊耿耿頃學憲洪公訪余論  
學因言及斯集遂慨付殺青以廣其傳惟是先生至  
今尙未從祀識者以爲缺典昔東林吳覲華真儒一  
脉序謂西北有關中之恭定山右之文清東南有梁  
溪之端文忠憲皆頎然爲天柱地維後有具隻眼議  
大廷之典者知儒宗一脉的有其派而千古眞常蓋  
決不容漸滅也余嘗以爲知言世不乏主持名教表

章先賢之大君子敬拭目以望

題張鷟山先生語要

鳳翔張鷟山先生明季理學真儒也深造自得洞徹大原與長安馮少墟先生同時倡道同爲遠邇學者所宗橫渠涇野而後關學爲之一振兩先生沒而講會絕響六十年來提唱無人士自辭章記誦之外不復知理學爲何事兩先生爲何人間有知馮先生者不過依稀知其爲馮侍御馮司空有遺書先生位卑而地僻并其姓字亦多茫然人與書泯滅不傳余有

慨於中久矣頃學憲許公晤余談學因語及先生公  
肅然起仰退而躬詣先生故里建坊表章訪其後裔  
得先生所著致曲言明德集示余余竊不自揆僭爲  
訂正摘其確且粹者勒爲斯編更題曰張鷟山先生  
語要滴水可以識全海公亟捐俸梓行俾燕沒餘名  
託以弗墜可謂先生後世之子雲矣公政崇風裁加  
意理學行部所至寤寐名賢存者式廬沒者闡揚表  
前修風後進啓佑闡學之意甚盛讀斯編者誠勃然  
思奮於辭章記誦之外知所從事庶不負公殺青之

意而關學墜緒可以復振實百二河山之幸也區區敬書之以俟

題青暘先生論學手書

青暘先生前宮保大司徒澄江張公也生而清明夷坦性與道合啓禎間山高第入仕數歷中外爲時名臣甲申司計南都覩時事不可爲遂潔身引退遯跡丘壑潛心性命德邵道尊逃名名隨歸然爲當代之望學者仰爲模楷然非叅其神契未嘗輕與之語梁溪秦子赤仙篤志聖修學敦大原嘗抱奇疾心感兩

端公喜其鞭辟着裏爲之反覆開導霍然頓起赤仙  
自是依依門下深究力詣訂正綿密及公捐館持心  
喪爲位尸祝哀其往復論學手書以備領誥而志羨  
墻頭余會友東林樹人中識赤仙相與商證有感因  
出其卷示余言言平粹字字婉委虛懷遠養備見乎  
辭而微旨精義多昔賢所未發令人乍泳而躍然湛  
思而莫罄赤仙不忍自私謀壽諸梓用溥教澤過不  
余鄙請題卷首余生也晚僻處西陲不獲及公之存  
樞衣就正幸覩是編曠若發矇故不辭不斐謬弁數

語以誌嚮往若夫赤仙尊師重道之誠在近今誠空  
谷之音識者莫不同舌而賢之無俟余贅

題社倉

康熙庚戌季冬朔昆陵駱郡伯遶予至郡話及地方  
人物首以吳子濟長爲言且曰卓絕之識諳練之才  
肝膽氣誼加人數等性最慈腸最熱急人之急甚於  
已苟可以濟人利物輒挺身以赴卽冒嫌招謫亦將  
有所不恤緣是儒者半疑者亦半吳子則超然自得  
畧無介懷蓋奇偉磊落人中之傑也旣而以其所著

宗祠賑荒等款示予曰此卽其所嘗爲政于家爲  
惠於鄉者也予閱之躍然以喜遂擊節太息曰吳中  
廼有斯人乎以康濟爲心以生靈爲念處庠校而志  
切當世先天下之憂而憂自希文以來不多見也是  
不可不一見亟物色之賢士大夫如高彙旃諸公亦  
衆口同辭交相推美乃于次月旣望獲見于郡南之  
龍興寺一晤便若宿契語之連日夜器度豁如凡百  
迥俗言無飾發行不苟動骨堅力勁勇逾育賁予不  
覺爽然自失因索其社倉全集卒業見其用意肫摯

綜理微密雖昔人竹頭木屑之智不是過也高公每歎以爲經濟才信哉其爲經濟才也惜乎祇就其力之所及爲惠于一畝而無由徧及各畝郡伯謀壽諸梓請之當事飭所屬通行予送謬弁數語以引其端若夫集中綜畫之詳則自有邵君之原序在無容再贅

題四書心解

四書傳心之書也人人有是心心心具是理而人多昧理以疚心聖賢爲之立言啓迪相繼發明啓迪迭

途幸獲南車宜循所指斯邁斯征乃跬步未移徒資  
口吻終日讀所指講所指藻繪其辭闢所指而心與  
指違行輒背馳登彼壘斷藉以獵榮網譽多材多藝  
祇以增其勝心欲肆而理泯而心之爲心愈不可問  
自負其心而并負聖賢立言啓迪之苦心愆爽也久  
矣昔有一士千里從師師悉出經史期在盡授甫講  
一語其士卽稽首請退淡月弗至師問之對曰未盡  
行初句弗敢至也必如此始可謂善讀善聞無所爲  
今求其人王子天如其殆庶幾乎天如質淳而行篤

問道於余學務求心目讀四書有會於心卽劄記積  
久成帙名曰心解持以就正余唯聞養疴弗克卒業  
伏枕聊涉其槩蓋自成一家言而宏綱鉅領歸本於  
心至晰心之所以爲心全在於知良以知則中恒燭  
爛理欲弗淆觀明聽聰足重手恭施於四體四體不  
言而裕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萬善皆是物也否則昏  
惑冥昧日用不知理欲莫辨茫乎無以自持卽所行  
或善非義或義卽踐迹是行仁義非由仁義也夫解四  
書而諄諄知之一字可謂洞原徹本學見其大余不

覺擊節天如因請余題其首簡余生平未嘗爲文字之習有所題跋身隱焉文槩絕應酬又豈能扶病摘辭頓有異同乎無已卽以斯言口授代書試質諸善讀四書之大君子

聖學指南小引

余初茫不知學泛濫於羣籍汲汲以撰述辯訂爲事自勵勵人以爲學在是矣三十以後始悟其非深悔從前自誤誤人罪何可言自此鞭辟著重與同人以返觀默識相切砥雖居恒不廢然其內外本末之

辨則晰之甚明不敢以有用之精神爲無用之汲汲  
矣尙慮同人不諒余衷或以故吾相與謹轍先儒成  
語以爲作聖之指南竊願與同人共勉之

三冬紀遊弁言

詩於士雖非急務要在所不廢也然有學者之詩  
有詩人之詩養深蓄厚發於自然吟咏性情而無累  
乎性情此學者之詩也雕句琢字篇章是工疲精役  
慮而反有以累乎性情此詩人之詩也其行於世也  
或詩以人重或人以詩重詩以人重學者之詩也人

以詩重詩人之詩也觀其所重而士之本末見矣惕庵高子三冬紀遊學者之詩也覽者愛慕爭抄此詩以人重也頃承高子不鄙顧余於病榻余服其清苦而有守高曠而脫俗因商證所學言言透宗大約謂身心世界是一非兩治世莫先于治心而知性立本尤爲治心之要識得未發真體則變動云爲無適非不睹不聞之所統攝而運用大木達道位育齊收身心世界至此方爲合一其卓識精詣如此然則讀是集者詩也乎哉有先乎詩者矣

書繼述堂詩

張氏之先世有聞人賦風雅擅長稱一方文獻其裔  
公慎哀其遺稿刊以垂後世其弟余婿子丹請余弁  
其首余學不爲文生平未嘗應人以文况學憲許公  
已序於前又烏容贊無已姑以繼述論中庸稱達孝  
在繼志述事張氏固世以詩文著然所以光前而裕  
後者豈僅詩文乎哉蓋必有先于詩文者矣砥德礪  
行養深蓄厚故見之詩文猶有源之水千流萬派時  
出而無窮渾浩雅樸極作者之致兼舉體成一家其

言近其旨遠粹然一出於正觀者流連愛慕是詩文  
以人而重也然則爲之役者誠不忌其先相與世珍  
斯集思紹世美于無窮亦惟於其重者而加意焉由  
是而詩爲有本之詩文爲有本之文人重而詩文亦  
重矣夫是之謂繼述夫然後知繼述之詩文非猶  
夫區區詩人文之所謂詩文也遂書此以俟

跋思硯齋記

余土室中人素堅文戒未嘗應人以文宴息之餘獨  
喜聞人世忠孝節義事其有一言一行出於忠孝節

義者輒流連感慨然記而私錄之以自警頃得學憲  
許公所貽思視齋記而知太公蒼巖先生之孝非猶  
夫人之孝也先生尊甫中丞公膺禎問敷歷中外爲  
時名臣守紹興時嘗夢蘇文忠手授一硯旣而獲諸  
土中其款製畢符所夢心異而珍玩之不啻天球河  
圖及中丞公劾先生孺慕無已珍中丞所珍儼如中  
丞之存無何明季之亂化爲烏有先生追念弗忘搆  
齋寄懷孝思肫摯恒情所未有蓋至性不可解于中  
故越世如一日余不覺斂衽興歎三復而亟書之竊

二曲集

卷十九 題跋

九

三五五九字

附景仰之私且以告夫凡為人子者庶因觀興感因感興思思其親不怠乎平生之所好則先生硯齋之思有裨於風教匪摛詩稱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先生之謂歟

誌愧 書仁者贈

余宴息土室一編自適已巳夏洪洞范彪西先生不遠千里專倅惠余以新刻微種受而卒業讀至仁者贈不覺爽然自失漉然汗下余生而傘寒無一緣寸土之產資生救水之供闕一見先生專倅備極敬慕

之隆而愧先慈之喪貧無以殮邑宰駭侯聞而助之  
以棺始克掩形見先生治母之喪衣衾棺槨凡附於  
身者巨細畢備而愧余生未朞而王父逝甫八齡而  
王母亡權厝兩地至今力不能合葢日夜徒抱隱痛  
見先生爲六代祖修塋築垣甃碑樓種松楸而愧噫  
百行莫先於孝先生孝行如此回視余不孝之罪真  
上通於天矣他如建木鐸樓尙聖賢像瞻禮景行出  
入必告表章鄉先哲遺集捐費刊布於宗族則置義  
田祭田於三縣則置學田設養濟院義塚於鄉鎮以

恤存歿爲顛連無告者代輸差徭冬月則施布施炭  
以至施藥療疾荒年賑饑種種實行可謂空谷足音  
絕無而僅有回視余窶書生平日徒托諸空言未嘗  
見之實行其爲愧何可勝言蓋先生自大父竹溪先  
生父丹虹先生以來學宗洛閩言必顧行故先生淵  
源家學務敦實際歐陽子推服韓魏公有云累百歐  
陽修何敢望韓公今余於先生亦云敬筆之以誌余  
愧

跋父手澤

嗚呼此吾父手澤也吾父崇禎十四年臘月二十四日離家隨邑侯孫公征賊河南至省數日慮顛爲讐人所陷托人寄書於吾伯吾舅以致丁寧次年正月至潼關又寄書以顛爲托旣而側聞訛傳言顛被官收倉吾父傷心萬狀卽寄書伯舅呼吾堂兄居暨舅僕彭守已赴關欲面有所屬朝夕西盼望之眼穿及二人到關而吾父正月十八日已出關矣二月十一日簿暮抵襄被圍逆闕晝夜攻城知必不免與同儕泣語深以顛幼弱無倚爲痛十七日城陷竟及於難

前後所寄三書彼時顛幼不知省視是後吾邑兵寇  
相仍吾母子屢轉奔徙厥居靡常而先世所遺文書  
片緜隻字賴吾母收存惟謹康熙十九年六月三日  
顛偶清理故緜遂得此書亟長跼捧讀伏地號泣慟  
不欲生嗚呼不孝顛童年失怙四十年來哭哭在疚  
思欲一見吾父遺迹而不可得今見遺墨如見吾父  
焉其書皆爲不孝顛而發惟恐不孝顛不免於羣小  
之構陷抑豈知不孝顛彼時幸免讐人構陷之小難  
而吾父未及一月反委骨他鄉不免逆闖屠城之大

難耶痛子者父痛父者誰耶父讐不能報父母不能  
覓有子如無抱憾終天死有餘慟矣敬什襲寶藏此  
手澤供奉母祠歲時展視以見吾父垂危之惓惓

雜著

顓天約

僕資本偏駁動多疵疾雖嘗慚悔力改顓志弗勝氣  
隨改隨滋未能徹底廓清滌薄習而新之在苒虛度  
祇是舊人每一念及輒慄慄悚懼自恨自傷不禁淚  
流卽自責曰李顓汝前半生業已蹉跎莫追今行年  
如許若復悠悠更將何待耶乃齋心顓天痛自淬礪  
誓不敢玩愒因循姑息自棄諸君資皆粹美素履罔  
玷乃亦反已自訟怨艾深切既慮理欲迭乘亦不妨

祈監於天每日焚香仰天叩謝降衷之恩生我育我  
卽矢今日心毋妄思口毋妄言身毋妄行一日之內  
務刻刻嚴防處處體認至晚仍焚香仰叩默釋此日  
心思言動有無過愆有則長跪自罰幡然立改無卽  
振奮策勵繼續弗已勿厭勿懈以此爲常終日欽凜  
對越上帝自無一事一念可以縱逸如是則人欲化  
爲天理身心皎潔默有以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方  
不獲罪於天今日俯仰無愧浩然坦蕩於世上他日  
屬穢之時檢點平生庶不至黯然消沮自貽伊戚於

地下存順沒寧何快如之區區有志未能願相與其勉之

消積

蒲城惺庵王翁時以性命大事來印茲訪余小寓二三友人亦相與過從共話一友患食積翁教以服消積保中丸余因言凡痰積食積丸散易療唯骨董積非藥石可攻翁詢其故余曰詩文蓋世無關身心聲聞遠播甚妨靜坐二者之累廓清未盡卽此便是積廣見聞博記誦淹貫古今物而不化卽此便是積塵

情容氣意見才識胸中一毫消融未盡卽此便是積  
功業冠絕一世而胸中功業之見一毫消融未盡卽  
此便是積道德冠絕一世而胸中道德之見一毫消  
融未盡卽此便是積以上諸積雖淺深不同其爲心  
害則一揔之皆骨董積也翁因問消之之道柰何余  
曰若此者其惟實致其知乎知致則知吾惟本體原  
無一物自爾忘其所長忘而又忘并忘亦忘矣并忘  
亦忘始謂之返本還元始謂之安身立命在座聞之  
惕然有省余遂記之以誌同志

急務

白沙謂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必如此方是實際  
方有下落吾人若不屏緣息慮下萬死工夫惟靠語  
言文字漫度光陰作口頭聖賢紙上道學因循猶豫  
以老其身呼吸一去千古無我抱憾何及可惜孰甚  
須趁此形神未離由得我時務于進德凝道工夫修  
之又修免得形神將離由不得我時悔了又悔愛日  
惜陰顧其勉旃

謝世言

僕幼孤失學庸陋罔似祇緣浮慕先哲以致浪招逐  
臭誠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年來天厭降災  
疾病相仍半身覺痿兩耳漸聾杜門却掃業同死人  
矣然而朋伍中不蒙深諒猶時有惠然枉顧者是使  
僕開罪於先生長者非愛我之至者也今以往敬與  
二三良友約凡有偶憶不肖而欲賜教者竊以爲上  
有往哲之明訓下有狂謬之卮言期與諸君私相砥  
礪足矣奚必入其室而覲其人以致金玉在前形我  
蕪穢乎伏望廻其左顧之轍埒僕於旣化之殘魄玉

僕爲物外之野夫此僕所中心佩之而父師祝之者也嘗聞古人有預作壙穴以爲他日藏骨之所者僕竊有志而未逮又豈能視顏人世晤對賓客絜長論短上下千載也耶但使病廢之軀獲免酬應之勞宴息一室孤寂待盡則僕也受賜多矣謹白

### 家戒

所讀之書自五經四書性鑑衍義外不可泛及天文識緯水滸西廂一切離經叛道邪穢不正之書所交之人自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良友外不可濫及緇流

羽士游客營丁扶鸞壓鎮妄談休咎一切異端左道  
偏頗不正之人所講之言自身心性命綱常倫理外  
不可語及 朝廷利害官員賢否邊報聲聞并各人  
家門私事不可出入公門不可管人閒事立身行已  
以小學爲金鏡惜寸陰戒佚游堅其志強其骨務思  
所以自樹寧孤立無助不可苟同流俗寧饑寒是甘  
不可向人求憐信命安義以禮自律如是則德成品  
立不愧鬚眉

余土室中人也灰心槁形坐以待盡荆扉反鎖久

與世睽斷不破例啓鑰接見一人并舊所從游亦  
槩多不面有固求言以自勗者因書揭壁戒子之  
言貽之以代晤對

自矢

僕幼無父師之教未嘗讀文習文以故生平絕不能  
文凡在知契莫不相諒未嘗徵僕以文卽中間大有  
德於僕真同再造者亦未嘗強僕以所不能雖居恒  
不廢筆硯然不遑聊備批點而已年來疾病纏綿并  
筆硯亦不復近宴息土室坐以待盡身隱焉文古有

成言凡序記志銘一切酬應之作類非幽人所宜况  
病廢餘生萬念俱灰者乎卽大利陳之於前大害臨  
之於後誓於此生斷不操筆君子愛人以德千萬鑒  
原

訂親友

自古處士逸人咸超然物外弗涉世務斷未有投字  
公門管人閒事也亦未有憇逸之子爲人請託壞父  
風範者也凡我至親厚友千萬垂仁體諒使僕父子  
安於無事免滋罪戾其有德於僕者僕自感刻弗忘

身未就木所以圖報者自有存也謹告

立品說別荔城張生

昔人謂大丈夫一號爲文人便無足觀若以詩文而傳名媒利僕僕於公府充不足觀矣唐蕭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爲之色沮宋文人陳師道居京師二年未嘗一至公卿之門宰相章惇欲見而不可得使文人皆如師道人重而文亦重矣荔城張氏子兄弟三人咸贊美能文而有志於道嚮余甚篤遙通尺牘問學有年茲仲子希載負笈來從余遊余嘉其肫摯與之盤

桓者三宵晝瀕行長跼請言以自勗余嘗慨習俗文  
盛質寡沉溺於章句葛藤於口耳茫昧一生而究無  
當乎實際以故深以爲懲生平未嘗從事語言文字  
亦絕不以語言文字待人無已則有二字奉贖其立  
品乎因請立品之實曰無他惟在不以文人竟其生  
平凡文人之所營逐時藉以爲鑑戒他人如是而已  
獨不如是品斯立矣品立而後學可得而言也曰希  
載生平頗知自愛恥事工謁第家貧親老仰事鮮資  
柰何曰顏子簞瓢陋巷其樂當其時尚有父顏路在

若顏子以親老之故而少貶徇人則雖日奉五鼎之  
養亦謂之大不孝又何以爲顏子生避席再拜曰命  
之矣遂書其語以行

促李汝欽西歸別言

寶鷄李汝欽質淳而行篤未弱冠卽有志於斯道癸  
丑秋嘗謁予於關中書院北面稟學予力辭乙卯夏  
又謁予於富平之擬山堂堅欲及門予固辭徒步負  
笈往返千里途次罹灾幾不保身聞者憫然而汝欽  
嚮往愈殷畧弗少變則亦可謂之天下大有心人矣

戊辰春暮復捧其尊人翰音來學予嘉其道念朏摯  
不復辭未幾歸應歲試今秋復至探本窮源學見其  
大潛體密詣日精日進予心竊喜或曰汝欽毅然自  
拔于俗出幽遷喬固可喜而汝欽之東來從學風聞  
其尊人似弗悅予謂父子天性也天下有父不愛其  
子者乎愛其子而有不期以遠且大者乎子能從事  
於道可以爲家門之光可以垂奕世之芳其爲遠且  
大何可勝言而顧弗悅殆不其然嘗閱郡邑人物誌  
郿塢岐陽秦隴臯藺皆有道德備先以光邑乘而寶

獨堪今得其子奮發崛起爲一邑破天荒豈惟家  
有餘榮邑亦行且與有榮施矣曰渠之尊人非不知  
此但恐其子因學道而致有妨乎舉業耳余謂卽以  
舉業論亦必自少至長屢延制舉名師朝研夕習猶  
往往限於資稟或習焉而弗工厄於時命或工焉而  
弗遇况未嘗廣經師匠期獲禽可乎昔曾植齋先  
生朝節與其兄朝符未第時其父爲延一舉業師又  
延一講學師未幾兄翁俱得雋而植齋中探花官至  
大宗伯爲世名儒夫世之教子者不過教子務舉業

延名師厚館穀嚴課程而已未有舉業師之外又延  
一講學師如曾封翁者也封翁爲衡州書吏又非素  
知學問者而一時能爲其子延二師其識見豈易及  
哉華亭唐仲言五歲而瞽六七歲喜聽父兄讀書聞  
之輒不怠父兄愛之因爲講授文義卽能解悟父兄  
因盡取古今書誦之使聽而仲言胸中不翅五車二  
酉矣久之理明心豁能詩文所著有編述姑蔑等集  
數十卷蔚然稱一代名流蓋父兄成就之以也今汝  
欽之尊人素稱寬厚有器識豈愛子弗若唐仲言之

父兄愛其誓子哉必不然也萬一困於世俗之見必  
欲汝欽一意舉業子之於父性命是從姑歸而從父  
命一意制舉以悅親心愼母拂親心以重予之罪可  
也汝欽避席憮然對曰修童時僅從啓蒙師授章句  
未暮卽去悠悠閒度其於舉業素尠師承兼生而羸  
弱多病朝夕馳騁吾實不堪勞昔黃安少工制舉爲有  
慈母孀居在堂念無以報母乃割肉出血書寫願文  
對神自誓欲以此生明道報答母慈以爲溫清雖孝  
終是小孝未足以報答吾母也卽使勉強勤學成就

功名以致褒崇亦是榮耀他人耳目未可以致吾母於遠大也惟有勤精進成第一流人庶可藉此以報答若以吾夫子報父報母之事觀之則雖武周繼述之大者不覺眇乎其小矣今觀吾夫子之父母至於今有耿光則夢小功名真不足以成吾報母之業也夫黃安之發願如此修雖無似私竊慕焉固未敢舍此而之彼也予曰子固矣孝以順親爲大子姑歸而勉順親心親心悅斯子心安心之安處便是道子欲學道道在是矣又何他求汝欽曰誥歸日東裝告歸

錄予語再拜而別

論言

宗弟三原李重五今儒古心遠器也余所愛重乃重  
五亦不以余爲不類愛余敬余情甚篤誦甚摯凡所  
以加意於余者靡不周至丁卯秋重五捷鄉書賀者  
填閭巷獨余以貧病相仍因循荏苒未遑遣兒一往  
由俗情論未免懷歉然重五家世科第相望非同白  
屋肇述鄉書之捷是所固有余平日所期於重五者  
實不止此賀典之缺殆未足深以自咎昔許文正公

初從塾師授書塾師勉以登科取第公曰登科取第而已乎呂文簡公講學於鷲峯東所一士問學公詢其所志對曰志在科目公曰科目有數等有千萬年科目有數千年科目有數百年科目有數十年科目千萬年科目如顏閔德行科數千年科目如程朱數百年科目如薛文清羅一峯數十年科目做一官便了以重五之賢非區區僅盈數十年科目而遽已者余是以不汲汲隨衆濂賀將以賀其遠且大也今重五發軔鄉科姑以鄉科嘗廣東陳白沙先生天順丁

邪鄉科嘆曰學止舉業而已乎聞江右吳康齋講學  
往從之遊歸築陽春堂日端然其中以涵養本源如  
是累年始有所得嘗云吾自此以後此心如馬之有  
銜勒隨動隨靜應事接物察前倚衝照檢而無不在  
矣道明德立名動海內後應薦至京授翰林檢討力  
辭終養鄧潛谷先生以易題江右是歲謝公車不赴  
人間之則曰吾斯之未能信也沉潛於道且三十年  
以經證悟以悟證經著五經釋函史上編下編數百  
卷華實並茂以部使者薦徵書屢下與康齋白沙後

三曲集

卷十九

雜著

詩

三言字

先輝映來瞿塘先生以禮慰蜀篤志正學書願學孔子四字於臂又書發念處卽遏聲色貨三大欲於座右一意自修誓不見有司居鄉恂恂少長咸接以禮著瞿塘日錄及易註微辭與旨多發前賢所未發當道交薦授翰林待詔疏辭他若吾鄉李介庵王秦闕學足以明道才足以應世粹德卓品朝野欽仰此皆克自奮拔知所從事登科而弗囿於科由數十年科目而進於數百年科目光重史冊彪炳無窮者也賢如重五屢既有志於道必且知行並進日異而月不

同德成材達蔚然名世使以上諸君子弗獲專美於  
前豈惟吾宗生色百二河山亦與有榮施矣重五勉  
旃余將拭目以望

論世堂記

毘陵琅霞龔子晚迹紛華潛心古學名其堂曰論世  
蓋取子與氏知人論世意以爲古人所處時勢多有  
不同或不容不冒有過之跡後人往往執跡以論之  
多不得古人之心以至是非混淆瑕瑜失真者衆矣  
龔子於是奮然破拘孿而獨親昭曠之原俯而讀仰  
而思若以身處其地以已之心求合於古人務有以  
得古人之心而後止凡古之所其傳以爲瑜者有時  
而摘其瑕其傳以爲瑕者有時而揚其瑜於以折衷

百氏妙發心知擦袞鉞古今之權懸照耀乾坤之鏡  
何惑焉余嘗登其堂而見左右圖史萬卷龔子據几  
危坐其間手不停批嗟乎是誠天下之至樂雖拱壁  
以先駟馬奚以易于此哉既而連質以所疑與之評  
隲往蹟商度時務皆中窾中會豁然無所滯礙粹然  
一出于大公至正余於是而知龔子之學蓋有本以  
此論世世有賴矣夫君子之於學也內而身心性命  
外而上下古今理固無一之不貫也功實無一之可  
或遺也是故志內而忽外則失之陋綜外而忽內則

夫之驚陋與驚豈所以言學耶今異子之年正強而  
內外兼詣若此行且日進于無窮擔荷世道主持名  
教微斯人其誰與歸余故謬不自揆不辭不斐而樂  
爲之記

學文堂記

經天緯地之謂文非雕章繪句之末也子以四教文  
爲最先誠以進德修業非文無從聞來繼往非文不  
傳黼黻皇猷非文不著弘道統立人極非文不振則  
文之爲文顧不重哉由是言之則世何可以無文而

人亦何可以一日不學交也余友椒峰陳子美秀而  
文落筆驚人在陳子則自視若無恒歐然不足顏其  
齋曰學文堂志有在也篋焚香默坐鞭辟潛修凡成  
已成物之方道德經澹之寶者不一一究極期見諸  
行則陳子之於文從可知矣為人器宇倜儻議論英  
發氣魄加人數等予對之不覺心折一日招予飲席  
間以學文之義爲問予縷孤矢學絕不能文辭之再  
三不獲已第就陳子之所懷以述其槩以俟名世大  
筆記之

## 母教

賢哉鄜邑王母李夫人之教于世之鬚眉丈夫號稱善教者有所弗若也世之善教者不過教以舉業期以科第以圖富貴利達已耳乃夫人之教其子王生心敬也則異是蓋自心敬能食能言卽教之以正一言一動弗納於邪務令內謹心術外謹行履心敬凜遵母教從幼不羣年未弱冠游庠食餼文名籍甚邑人嘖嘖歎羨咸稱夫人爲有子莫不起敬起仰期以魏科夫人則謂人生要當以聖賢爲期科第固所藉

以進身德業尤所本以立身苟德業不足卽幸掇巍科躋廡仕非所願也於是過聽虛聲誤以爲予於聖賢之道似粗有所聞遣心敬遠離膝下俾從余學其內外親眷及邑之素愛心敬者恐於舉業有妨交諷互阻譬引百端夫人持意彌堅終不爲移脫簪珥以資繼晷心敬每歸覲省隨促之旋館戒曰德業弗成學弗底於聖賢吾耻見汝汝亦何顏面見汝妻孥及邑之故舊耶念之念之母忝爾所生詔導諄至悉出世俗恆情之外旣而以從事場屋終分精力遂命棄

諸生俾一意斯道昔范孟博母幸其子與李杜齊名  
不計其他蘇長公方十歲卽願爲滂其太夫人卽願  
爲滂母彼沾沾一節論者猶稱爲千載絕聞况夫人  
以宇宙完人望其子尤爲空谷足音絕無而僅有行  
且與孟母並芳滂母云乎哉余竊以爲異而廓之諸  
正人因爲余備述夫人平居事親之孝治家之嚴淑  
德貞操爲一方儀表余益竦然神肅歎未會有迺心  
敬功密存省知行并進殷殷以不負母教不孤母望  
是勉可謂有是母乃有是子矣予故喜而記之

別言

曩余遊毘陵一時縉紳先生下至農工走卒胥不余  
鄙胥友余愛余余愧德非堯夫若而毘陵士友懿德  
之好則不減洛陽人之處堯夫也歸後越二十有三  
年矣每時時形諸夢寐而一時交遊諸君子每惠我  
好音卽其賢嗣續當日不獲晤言者亦多追宿好往  
往通款懽焉以故余每按毘陵諸士交書輒如身親  
其人接毘陵士友輒如親至毘陵與諸君子聚首一  
堂也其或聞毘陵有學行彰聞者必問曰其品詣可

比古何人聞毘陵有仕宦顯達者必問曰其功業可  
倣古何人有一善則輒期以備美有一美則輒期以  
全德得其令問芳節則輒爲之喜而不寐庚午季冬  
友人傳毘陵高公將視我關中學政余固喜夙昔之  
所企慕而願皇之者一朝而獲承其下風諸君子之  
音問可自斯悉聞乎余之欲見諸君子而不獲復見  
者其將交慰于公平平時所期豐功偉業其將胥僮  
于公平卽平時所期學術令名其將快覩于公振興  
鼓舞之下乎而公下車之日則果不自貴潔而儼然

命駕而辱臨焉其不余鄙猶然余之不見鄙于當日  
毘陵諸君子也二十餘年所期而欲見之心旣一慰  
矣而公之視學也振風紀勵士習先廉恥而後文藝  
敦大體而戒煩苛謂正學所以淑世正人心也則謬  
以余爲嘗有志于斯梓拙集以問世謂教法所以培  
人才也則旌賢母以示義方之教謂氣誼所以振友  
道勵薄俗也則表義士以維市道之交種種措注設  
施無非有關於人心風俗之務而士習翕然丕變是  
夙昔所期毘陵諸君子豐功偉業學行令名之可媿

美古人者既于公親見之卽又于公風化大行之日  
交慰并飮之也今公行矣自此而內轉九卿三公其  
所歷也卽從斯而外轉藩臬撫督其有事也無窮老  
道無盡者學日進而日茂者志由今日以推他日由  
公之已行推公之未究由公暫試之效以推公所必  
欲大行之學其必以施之關中者將盡布之天下而  
後安措諸學政者盡敷諸六府三事而後安且將以  
行之目前者可使爲法於天下後世而後安將所謂  
余之期全而期備者又在是矣今之行也余雖欲自

安於固陋而義篤其言故令兒慎言書余夙心以爲  
別公行矣他日見毘陵諸君子亦幸悉以鄙心爲諸  
君子諄諄敷達也

一曲集卷二十

鄆縣門人王心敬彙輯

傳

雲霞逸人傳

雲霞逸人不知何許人明亡後迹樓觀晦其名氏自稱祝遺民雲霞其號也冬夏髻首一布衲終身不易氣韻閑曠望之如圖畫中人性介潔孤棲斗室罕與物接宴息之餘玩易洗心萃經百氏靡不流覽覃精五千言有獨契余年未弱冠卽重其幽貞自是每

遊樓觀必造其室相與靜對和風拂坐清氣洗人語  
及明末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不覺泫然叩以明事  
則弗應其隱操雅致殆與明初雪庵和尚同揆而遺  
民之稱又宛一宋末高士鄭思肖也樓樓觀二十載  
人終莫能窺其際晚而舍去東遊嵩山少室至南陽  
鄧州委化諺謂山不在高有人則名水不在深有龍  
則靈今樓觀山水如故而逸人之迹則邈不可復覩  
矣撫今追昔令人太息遂次其業以誌余感所註五  
千言遺稿其徒尙淳夫什襲以藏後之景仰高風者

幸求諸斯編

秦安蔡氏家傳

蔡隱君諱啓胤字紹元學者稱爲溪巖先生生而岐嶷幼知禮讓食飲必奉親長不先舉箸七歲就外傳讀書警穎不羣過目即曉大義人戒異之弱冠游庠食餼有聲士林工制舉治五經而以其餘力博綜典墳讀史至忠孝節烈拊膺流連歛歛不自勝學古行高遠邇嚮風從游者日衆其訓迪先德業而後文藝一言一動繩以古禮事親承顏聚順非講授接賓未

嘗離左右疾則籲天祈代不時之需旁求必獲爲親  
預營壽木入山採漆遇虎虎避寇起城陷母彼寇獲  
哀號請代寇感其孝遂并釋同胞三弟躬爲教育謀  
業甚嚴燕則怡怡始也出同行人同息朝夕饗殮奉  
親外不集不食敦宗睦族恩誼周浹歲饑捐粟倡賑  
鄉人賴以全活癸未闖逆入關兵薄秦隴隱若趨龍  
亭再拜大慟結纆欲殉爲父所止甲申之變隱君聞  
之太息流涕曰是絕意仕進既而以積微資序起貢  
屢徵不出杜門奉親宰與世接每吟頌賦以寄慨晚

睿瀛洛關閩及河會姚涇遺集潛體默玩多所自得  
庚子秋仲弟琴齋司鐸余已與造余齋盤桓隱君由  
是知余亟欲北面問道於余念二親年皆期頤家子  
不敢遠離於是齋沐遙拜發書托其族弟千里肅誓  
俾琴齋步至余齋代以納拜遙質所疑書問不絕雖  
非余所敢當而志道之切有不可得而誣者矣嘗悲  
登西山晉謁夷齊題壁有指示埋身之句覺而悵然  
自失溪以藁值闔變見阻於親弗獲徇難爲歎居恒  
鬱鬱不釋更號痴癡生久之竟鬱而疾作臥床吟疾

血詩四首見意疾革子蕃泣問後事惟以先親而逝  
不及送終爲憾乃以歷年所蓄剪髮俾附於身曰此  
吾受之親者當全而歸之不可忍也歛以斬衰戒子  
臣勿持服俟親終恭已棺於野次以聞未終喪制之  
罪三年喪畢歸骨西山以踐前夢言訖泣抱親頸而  
卒年六十有一所著有四書洞庭集蒙解集鑑觀錄  
并文集若干卷蕃恪守先型修孝弟廉讓之誼有父  
風

琴齋謹啓賢子景元琴齋其號也事親變敬兼至每

晨夕必冠帶詞隱君至榻前候安食必侍側或偶他  
出返必問家人以親食幾何果蔬凡新者必購之以  
獻燕會遇珍味輒思遺親恒懷以歸事隱者其恭事  
無巨細必咨而後行凡有敬戒佩服唯謹以奉親甘  
旨不足每致慙於毛義採椹及仕余邑瀕行辭墓祭  
祖率少至壟同隱君躬行杖輿往返見者色動拜別  
號泣失聲至任任剏塋令節必西向跪拜嘗至余齋  
余待以瓜茄託腹疾邪食蒸以隴西地寒瓜茄親煎  
差晚故不敢先親而食也教法嚴而造就有等學政

改觀上習丕變未幾調富平諸生聞風親炙咸喜得  
師督學怒一生欲黜檄取劣欵持正弗應坐是賦歸  
闔扉感德頌義相與製幃贈行其之月川抵家上侍  
父兄自謂克遂人倫之樂三公莫踰及隱君卒痼不  
臥生親亡喪葬以循古典風木之悲無間晝夜積毀  
失明年屆八旬猶孺慕如初子行樸茂克孝色養無  
遲

二曲李頤曰懿哉蔡氏一門也隱君以碩德偉節能  
表秦隴年倍於余爲先輩而折節割余雅誼殷篤卽

此一念虛心過余遠甚則隱君實余心師余又何能  
益隱君耶琴齋古貌古心璞玉渾金令人穆乎有餘  
思兩先生風範如此故其子任化之感淳謹雍睦鄉  
國推美誠一家三代也余每一念及不禁歛衽茲故  
立傳以誌余懿德之好

馬二岑先生傳

先生名嗣煜字元昭同州人父朴歷官海海道副使  
文章著述聞於天下先生蚤承庭訓博洽淵博以古  
學自任數奇不售生徒日多其講授大旨以洛閩爲

宗戒空談敦實修言及古今忠孝節烈爲之低徊流  
連聞者莫不嘆息歛歛如在古人之時焉以明經謁  
選通判濟南清衙蠹屏巨猾每謁臺司必陳民利病  
自奉薄泊餽遺俱捐僕人有言及家事者卽斥曰在  
家言家在官言官舍公務而計私家豈夙心也哉政  
暇卽集諸生談學朔望則宜讀鄉約士民蒸蒸俗用  
丕變識者稱爲百年僅見會郡有兵驚諸屬皆震值  
武定州缺守當事者以爲非先生不可先生亦慷慨  
任之不爲辭始至則集士民議守禦繕城隍又命各

邨備備樹枝車兩亡何偵者知敵騎且至遂以所備  
樹枝車兩塞致要衢敵騎不獲馳突遂大肆焚掠燔  
人大恐先生鎮之以靜奮力捍禦州賴以全旣而新  
守至先生將歸士民遮留以爲兵必再來我公以別  
駕之威鎮定之且百姓悉公之畧公如去將柰城何  
因擁輿號慟先生惻然勉留與新守分城而守敵兵  
晝夜攻擊城且破州人多縋城而逸從者勸先生微  
服以避先生慨然曰若等可去我死此矣城破兵逼  
先生於城上重先生名欲先生降先生不應大罵之

衆兵咸怒刃先生而投諸火事聞贈太僕少卿

二曲野夫曰關學自馮恭定而後咸推二岑先生余自童時卽聞風景慕深以生不同時爲憾先生冢嗣穢土嘗從余遊因訪其遺集讀之蓋孜孜爲善之吉人也至其殉難大節足以橫秋霜而貫白日意講學如先生吾無間然矣

吳野翁傳

昔吳康齋同時有龍潭老人者聯迹荆彩峩峩丘園余嘗懷慕其人今乃見之於野翁吳先生焉翁名光

字與巖江南武進人幼有至性十齡喪母哀泣如成人  
毀幾墮生比就傅警穎不羣日誦數千言爲文說  
理而華有聲庠校入太學太學士爭父之傳其文以  
爲式久之翁厭帖括究心經濟務爲有用之學而以  
其餘力博綜典墳旁及九流百氏發爲議論自成一家  
言清明調暢有韓歐風甲申之變翁聞之太息流涕  
心怛怛者數月取平日所擬時務並雜撰付火自是  
絕意人事結廬於滄東僻壤日惟玩易自適倦則  
徐步隴畝與耕夫田叟較晴暈雨話桑麻談稻稭耳

不受市喧且不逐紛華足不入言偃之室口不爲名利之言恬泊逍遙嗒焉於山水之間自托於野翁爲野翁傳以見志其畧云野翁無姓氏問其年亦不記甲子性不喜城市雖居城市胸中自謂有丘壑也故自號曰野翁翁爲人少可而多怪落落然寡所諧與世然又平易近情雖樵夫牧豎相對歉然未嘗有忤於物少讀書每厭章句得古人大意便爾欣然晚年一切度置高閣編草屢離廬於中田桑柘之間十畝閒閒將終身焉不復問人間世亦不復知有人間世

人或謂翁胼胝之業田家亦以此苦而翁獨甘之無  
乃不近人情乎翁笑曰吾自樂此不爲疲也作苦之  
餘把盞自傾舉杯邀月不覺歌呼嗚嗚而翁從未嘗  
以詩酒問世世亦未嘗以詩酒多翁翁所最適意者  
荆扉晝掩居靜坐日吾於今日猶能置身羲皇以  
上標枝野鹿庶幾未遠翁自號爲野翁人亦因而稱  
之曰野翁野翁云又自題其像云野翁野翁汝其是  
耶非耶胡不夫而巾易而袍戴以笠簪衣之襜褕備  
祥于桑柘之下隴畝之間而拘拘束服若此也耶余

今爲汝贊贊曰野翁之像天子清癯落落寡個人  
我憇需體塗足以排自娛數椽容膝甕脯繩樞北窓  
之下其憂于于舉觴對月把酒一壺不廢吟嘯烏烏  
而乎任天且樂老我農夫見者莫不爽然自失其趣  
操與龍潭老人盡異世而同風也所著有弄丸吟一  
卷大學格致辨一卷論語合叅一卷中庸臆說一卷  
讀書錄抄二卷五願齋文集耕娛集遂初集野翁日  
錄其若干卷而易精十箋象數義理兼詣其極尤足  
指南來學於無窮云

二曲隱者頤曰余杜門息影足未嘗他往歲庚戌躬  
祭先子於中州因便至吳吳人爲余言翁質樸坦易  
逃名避世之實甚悉翁亦謬不余鄙顧余旅次相與  
商證性命竟然如有得也繼繼不捨遂稱莫逆翁年  
倍於余爲先輩而殷殷雅誼不棄詩非其盛德虛懷  
默有以律夫余之簡亢也多矣故次其概以誌不忘

陸孝標先生傳

先生諱卿鶴字儁公別號孝標武進人世有名德父  
完學歷官太子太師兵部尙書勳業德望載在國史

爲近代名臣卒謚端惠先生其仲子也少承庭訓恪  
守先型脩孝弟廉讓之誼厭薄聲華浮習讀書惟求  
自得爲文盱衡今古一本性靈弱冠游庠崇禎壬午  
中鄉試副榜恩貢以端惠軍功廕中書舍人恬退自  
守不求仕進端惠立朝清謹莫敢干以私先生日侍  
左右多所贊襄及予告歸里疾作先生躬奉湯藥籲  
天請代居喪哀毀骨立動循古禮服闋代更遂絕意  
世務娑婆丘園潛心聖賢遺訓悠然有以自樂過荒  
挺身冒賊逢疫癘則捐貲施藥掩骼埋胔濟困扶危

爲德于鄉不求人知晚年醫學益篤嘗取其祖聚岡  
公所著講義與諸名宿考邇淵源刪繁就簡重刊廣  
布謂季子士楷曰此吾家衣鉢也須實體於躬而力  
踐之不可徒事唇舌庚戌冬余遊武進先生聞風冒  
雪履冰首顧余於城南龍沙相與論學有契自是日  
必一至至則諮詢維殷凡進修之要安身立命之微  
靡不究極旣而迎余養病於家幾晨夕從事訂證綿  
密命士楷北面受學而身執弟子禮愈恭其孝孳孳  
道念切性命如此余疾瘥西返率其子若甥操航遠

送丹陽泣別別後書問不絕深以不獲再晤爲憾常  
寂處一室屏緣息慮晝夜默體有得則寄音遙質丙  
辰丁巳之交卧床病革猶念余不置口占長篇貽余  
卒年八十有二

二曲野夫曰先生年倍於余爲先輩而折節問學雅  
意殷篤卽此一念虛心過余遠甚余又何能相益耶  
生平守身以清白事親以愛敬年彌高而德彌邵心  
無玷而行無愆捐館之日巷多隕泗蓋棺論定輿有  
公評余撫今追昔因爲傳以識不忘云

常州太守駱侯傳

常州太守駱侯前余邑賢令君也諱鍾麟字挺生別號蓮浦浙江臨安人才雄識卓德器絕倫弱冠舉於鄉初任安吉州學正力振學政集諸生講授先行後文義裁禮導曲成周至諸生翕然孚化咸慶得師尋移令余邑下車徧詢民瘼凡利可因弊可革者次第舉行不數月百廢俱興臨事裁決如流四應不滯察微洞隱若家至戶覲人畏之如神增減藍田呂氏士約刊布通庠每季大會明倫堂以軌士訓釋六言刊

布里社朔望躬親講勸以齊民立社學擇民間子弟  
授以孝經小學以端蒙養飭保伍以清奸宄修社倉  
以備凶荒省耕省歛勞之以錢民高年有德及孝弟  
著聞者時給粟肉講約之日召至約所躬與均禮令  
其坐聽以示優異里婦有拒姦自裁者爲具棺歛葬  
率僚屬爲文以祭恤乳獨撫流離遇水旱輒齋沐步  
禱每禱輒應凡所施爲莫非民之所欲而良法美政  
往往出人意表賢聲藉甚三輔興平缺令俗刁多黨  
署篆者視爲畏途咸規避莫敢往當事徵侯兼攝侯

感之以誠惠威丕著豪右不得逞吏懾民懷耳目爲之一洗而興平非復前日之興平矣廓亦缺令廓民相與控臺丐侯往攝侯視廓若家撫字多端代歸之日老幼泣送侯宰疲邑連攝兩篆政治所在膾炙人口邑長老歎爲百年以來僅見九載奏最擢京城北門指揮至則詰奸緝盜所部肅清轉余郡司馬秦人士喜侯復至邇者躡接臺司道府夙習侯賢事多咨詢侯因調劑其間造福於秦民者無筭秦民權若更生未幾遷守常州常爲三吳孔道賦重役繁吏蠹百

出侯隨宜釐正吏胥奉法唯謹禁營弁肆擾革漕兌積弊約束屬僚悉心民隱捐俸倡建延陵書院以理學淑人甫朞月深仁厚澤遍及窮鄉庶民歌頌戴若慈母逢掖之士彬彬嚮風奉爲師帥會丁內艱解任郡人皇皇號慟爲之罷市歸家事太公色養備至居鄉出入以度克已樂善濟危扶困惟力是視旣而太公棄養侯哀慕毀甚營葬勞瘁卒年五十三卒之日巷多隕涕平生宦遊之地士民咸爲位尸祝亦足以見侯德澤入人者深矣

李生日近世守若令中間固不乏循良然求其英毅  
有爲政崇風教自作縣以至守郡始終以化育爲功  
課則所聞所見實未有如侯者而侯自視歆然向學  
問道之誠如恐弗及余至不肖侯不肖余辱承殊  
遇不啻曹叅之於蓋公政暇必枉顧荒廬盤桓竟日  
余自知甚亢侯嚴重彌篤情誼禮文日隆一日無少  
懈今九原不可作矣追惟既往不覺泫然故次其履  
歷之槩以識余感

吳義士傳

昆陵有吳義士者名發祥字濬長生而端謹甫讀書過目不怠稍長嗜學善屬文補邑諸生才敏識卓見知于郡丞閔公公雅有人倫之鑑嘗曰吳生材器不羣洞曉世務非區區咕嚕流也其爲時而生乎自是身不出里閭而名已動遠邇矣每詣郡城郡人爭求識而履蒲戶外明末之亂濬跡荒僻清初出居陽羨與同志講學采山歸復構講堂集四方宿儒說易研理究心洛閩之傳行必顧言不爲空談事親先意承顏備極誠敬待弟位生友愛曲至食息與偕視兒

弟姊妹之子如已子撫孤子三人繼絕者一扶屏者  
二續命者四脫諸虎狼之口全其室家者五六周其  
貧乏不自存而飲食居室教誨之者十餘人於宗族  
則復祖廟建宗祠置義田於鄉邑則賑饑荒立義倉  
設義學同邑唐雲容先生聞而嘆曰嗟乎吳君一諸  
生上無累葉素封之貽下無宗族同志之助而銖積  
寸累勇於爲義如此可謂今之古人康熙庚戌余應  
郡守駱公之聘至毘陵毘陵賢士大夫爲余述其義  
甚悉余聞而儀之方欲物色造訪適義士惠然顧余

相與淡談徹晝夜語及義士之義乃義士絕不自以爲義惟以身心性命爲急以不獲洞原透本爲憾退而肅贊執弟子禮北面事余義士年長於余其懿行義舉皆余所弗逮辭謝再四不敢當而義士執志愈堅禮余愈殷不獲已乃許以師友之間互相資旣而率其弟位生子英武侄丕武甥邵公甫同及余門追隨弗倦余卧疾旅次劇甚義士晝夜掖侍延醫珍調藥必親嘗迨余西返涕泣遠送逾京口抵維揚肖像拜別嗚咽不自勝歸而勸其產業建延陵書院集同

志切砥於中力弘斯事丙辰水災芙蓉黃山等圩堤  
岸衝決壞者萬家乃設爲八譏六勸以獻當事一時  
臺司守令靡弗稱善丁巳奉委往賑出入戴星不辭  
胼胝之勞計口分給籽粒均沾時或不敷則捐私蓄  
以補戊午己未大旱繼以大水饑疫相仍偃蹙道塗  
者相屬義士惻然傷之日夜籌畫廢食忘寢始捐米  
繼捐銀又屢挺身條議當事夙悉其賢益委任焉竭  
蹶四鄉日無寧咎又倡爲社倉法以備歲歉保甲法  
以彌盜息爭百計周旋委曲綢繆謀必求其久惠必

求其實卽招嫌賈怨弗恤居恒遇人憂患疾苦輒痛  
若身經苟可用力盡意爲之凡排難解紛鴈幣麥舟  
之惠施及里閭者未易更僕濟人之急卽已所必需  
者亦先以急人行人所不能行不但今人所難雖方  
冊所載亦不多見由是義聲蜚甚通邑士民謂義士  
所爲與山林有道相符當在徵辟之列同聲合詞請  
於督撫督撫以義士樂善不倦加惠桑梓將疏薦於  
朝義士聞而驚愕具呈再三固辭乃止自余西返  
義士寤寐思余歲時寄書問訊遙質所疑弗絕壬戌

東裝治行將入關訪余至中途患疽而歸丙寅議脩  
先賢季子祠首捐貲爲同宗倡丁卯冬末感微疾戊  
辰元旦拜謁家廟畢自是靜默不言凝神以俟十二  
日訣別位生勉以道義語不及私妻問以後事麾去  
曰何言與位生笑語如平時次晨取水自浴正衣冠  
條然而逝年七十生平內行修謹細節必飭無事則  
斂目端坐肅穆恬定應事接物則敬慎周詳坦易和  
平逝之日遠邇盡傷巷多隕涕亦足以見德義之入  
人者深矣其義行詳具義田記社會集救荒錄延陵

書院誌

李子曰吳義士天下義士也天性仁慈視人猶已其  
行義懇惻肫摯惻隱在念語稱仁者以天地萬物爲  
一體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今於義士見之矣雖嘗  
問道於盲忘年師余而其爲人實余心師迄今每一  
念及未嘗不私竊嘆服爽然自失噫論篤易與實行  
難得義士實行若斯而倏已作古難得者得而復失  
痛何可言故次其槩以誌余痛

李逸史傳

李逸史名士瓚字文伯同州人幼嗜學善屬文弱冠  
入庠卽知名於時試輒居首以積廩貢婆婆立園不  
求仕進博綜典籍殫心著述號玉山逸史天性孝友  
父疽發於背不能臥起逸史晝夜掖侍衣不解帶者  
月餘口吮疽毒而愈母疾亦然迨父母以天年終喪  
葬一遵文公家禮教育二弟士琦士球咸列籍膠庠  
爲人與物無競橫逆之來遜避不校庚辰奇荒以應  
聘入幕之金糴粟活其戚畾數家前後州守皆名優  
禮乘間默施陰隲雪冤救患推賢揚善初未嘗令其

人知一宦家友因兵馬紛騷遺銀伍拾兩逸史拾而  
訪還見知於張太僕忠烈公暨司寇李公張獎勵甚  
至李造廬躬訪居恒力行善事檢身綦密朔望焚香  
矢神自記功過凡不敢記者卽不敢爲嘗題廳聯云  
戴履七旬寒影總由天地照省修三紀朴心常告鬼  
神知以爲道在是矣及晤余談學不覺爽然自失深  
悟從前逐日筆記爲義襲退而蕭費執弟子禮問道  
於余覩余所著學髓直指本體喜躍如狂自謂曠著  
發覆自是凝神內照敦本澄源杜門簡出日閱先儒

語錄年垂九旬手不釋卷燈下楷書細字錄其會心者成冊藉以自警神旺氣充無異少壯州守朱公表其問曰關中文獻簡公四舉鄉飲大賓所著有文學正譜二卷萃書舉要二卷孝經要義二卷四書要諦四卷小學約言一卷理學宗言二卷王陳宗言二卷詩餘小譜一卷問疑錄一卷玉山前後集十卷土室病夫曰余宴息一室未嘗他往康熙戊申蒲城王省庵同州白泊如王思若竟兩一馬立若張敦庵馬仲足諸翁借逸史邈余論學諸翁年皆倍余逸史

亦躋古稀首先忘年折節北面於余長跪請教事余甚謹卽此一念虛心過余遠甚則逸史實余心師而余豈足以師逸史乎旣而諸翁相繼別謝余拊時懷舊每竊悼嘆幸逸史以名德享上壽歸然如魯靈光訂道印心郵筒往還弗絕每各天一方晤言無從故爲傳以寄余思云

張伯欽傳

張伯欽名志坦余友武功茂才張澹菴之伯子也生而端淳幼不爲兒嬉飲食知奉親長稍長嗜書習制

舉補邑諸生溫謹之性岸校推重滄庵中歲丁內艱  
讀禮之餘觀朱程遺集有感遂脫跡紛華潛心理路  
不以余爲不類問道於盲契余甚篤時過余切砥伯  
欽緣是知余慕余嚮往殊殷壬戌春暮偕同邑馬生  
仲章受學於余尊聞行知不爲空談每日拜先祠暨  
父師畢肅穆靜坐儼然如對神明恭讀經四書小學  
及宋明以來諸儒先論學書悅心研慮體諸身驗諸  
日用事父晨昏定省寒暑罔間出告反面言動必請  
漏毋蚤世事繼母先意承顏無異所生念叔母孀節

敬養兼隆誠意懇惻深至友愛諸弟食息與共御僮  
僕無疾言遠色家庭之間怡怡如也敦宗睦族恩誼  
周浹待人接物藹若春風居恒飭躬礪操跬步必繩  
諸義室設先聖四配周程張朱位焚香對越寤寐  
潛揭其微言要語于座右藉以警策服膺余訓造次  
弗忘余嘉其志篤而力勤方期以遠大丙寅秋仲忽  
以疾卒年僅三十向今天假之年不知所進何似賢  
而天闢者莫不悼惜余安能已於慟耶故撫膺拭涕  
特爲傳以寄思

惠舍真傳

邑有粹德高士惠君諱思誠字舍真者余平生心交也爲人外木訥而內文明孝友孚於鄉邦忠信可貫金石蚤歲游庠同庠之人欽其行誼歛衽推先余弱冠識荆見其沉潛簡重不覺爽然自失興懷嚮往君亦不以余爲不肖誤謂可與其學自是心孚意契懽然忘形余多言而躁一生多口過君靜默寡言居恒尠尤悔余性卞急若性舒徐自初交以至垂白未嘗見君有疾言遠色時相聚首藉以自律迨余杜門謝

客與世睽絕惟君之臨啓鑰晤言無間晨昏方期時  
相過從慰余岑寂忽脾弱食減思還造化勅斷家事  
勿復相關卻食飲屏家人寂坐弗語凝神待盡余聞  
之遣醫診視卻藥弗進口區區行年七十有三矣雖  
無甚疾苦而不良於食蓋數止於此也當安數聽命  
何用求生乃操筆東余曰屢蒙遣人遠視繼以醫藥  
雅誼肫摯感切於心柰賤軀大數已盡勢已難挽諸  
事皆已了脫所難夷然者弟去後吾兄再無一人談  
心爲可傷耳生死交情言盡於斯余得之驚愕憂虞

亟命余覓慎言趨候至則見其神閒氣定無異平時  
次晨衣冠危坐戒家人勿哭從容告別怡然而逝噫  
四十年心交一旦訣別誼猶骨肉生死竟不相接地  
下人間從此永隔自今以往余有面安嚮有舌安施  
張悵前途何以終老殆無真樂餘生矣余卽鐵石作  
用亦安能免鍾期之痛也敬次其相與如未爲傳以  
誌余思

峪泉子傳

峪泉子姓馮氏諱雲程字海鵬世居郟之湯峪因號

啓泉生七歲而孤外侮內難並臻感憤思有以自立  
從師肄業刻苦倍功冬不爐夏不筴篝燈午夜食寢  
俱忘久之經菘大進下筆絕塵見者驚異十八補博  
士弟子試輒前茅每爲督學使者賞鑑以數奇連不  
得志於秋闈逆闖僭號長安考選職官啓泉子義炳  
幾先遯跡不就順治丁亥拔粹成貢選判賓州廉以  
持已仁以及物於地方利病興革職所得爲者爲之  
不遺餘力不得爲者力請於守臧供應捐常例竿牘  
苞苴槩弗之納獎絕風清惠義丕著諸上官聞之莫

不傾信事有疑難悉心咨訪人方慶啖泉子居下獲  
上而啖泉子淡於宦情林泉興思任甫半載卽浩然  
賦歸諸上官咸惜其去相與諭留啖泉子辭益力歸  
而棲懷物表笑傲烟霞流連圖史寄興篇什與同邑  
李雪木鍼投芥合相倡和逍遙於太白溫泉之間自  
適其適自謂脫仕籍出樊籠覺耳目心神始爲我有  
爲人率意任真遇人無貴賤賢愚一接以誠有懷必  
吐言無矯飾性介直而斥人過惡至無所容狡僞之  
徒動是矯拂然素悉其爲人咸爽然自失古稱劉四

罵人人不怒今於啗泉子見之矣生平視人猶已熟  
腸攀誼人情所難者儒王麗澤者勝國蒲宗也鼎革  
後流寓二曲訪友于鄆遇盜被劫啗泉子憤若身經  
倡紳衿呈寃盜懼還其所劫密以重賄乞哀斥去弗  
顧從姪蚤夜見殺於饕啗泉子挺身鳴寃其人謝以  
重賄亦力卻居恒視不義之財如饕其貧賤如飴嘗  
曰予一身無長物止有四肢勁骨耳苟見財易操則  
勁骨折矣此身將奚賴也又曰酒色時氣慾海也人  
所易溺予性不喜飲與酒無緣若乃聞姦夫則刃淬

聞淫婦則劍鳴花街柳巷過而不問秋胡輕薄耻而  
不爲二疏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敗名蕩檢者此物也予雖無似於斯三者差覺近  
岸而於氣則不免由無養故也今將就木而猶然如  
故母乃蓋棺方定乎語云欲做好人須尋好友氣動  
而遇友則消故李淵陵以友爲性命自謂一日不可  
離良有以也我平生有友五人焉本邑則雪本李于  
文章道誼不佞不求二曲則名世植君剛方正氣嫉  
惡如讐不幸先我而逝每一念及不勝人琴之感鄙

邑則爾緝王子言動弗苟內外如一塵軒冕而芥金  
玉有覺世之思晚得一人則二曲司訓劉茂林肝膽  
氣誼流俗罕儷與我莫逆殆有宿緣繼得瀟灑之友  
方白趙君山水墨竹妙染逼真我與此數友時相盤  
桓以樂餘年置死生得失於度外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此則啖泉子生平爲人之大畧也啖泉子無子人  
咸嘆天道無知致伯道乏胤啖泉子則悠然自得視  
無若有毫弗介懷有一女二曲中孚子爲長子慎言  
擇配嘉峪泉子名行之美遂聯朱陳之好啖泉子緣

是流寓二曲垂三十載中孚子熟察其履歷之詳不禁心折嗒泉子近因年過桑榆西返故土以正首丘中孚子不勝睽離之感故爲之傳以當晤對

張澹庵傳

有序

亡友張澹庵歿之日余旣爲題其柩前之旌又爲文以哭之矣越二年其仲子世坦謀歸葬先營之兆余聞之凄然涕下而嘆曰嗟乎傷哉如斯人者今豈易得哉今豈易得哉前可無傳以傳吾友歟於是披瀝而追爲之傳傳曰

澹庵子姓張氏世爲武功之著姓名承烈字爾晉澹  
庵其晚年自號也父諱榮以孝廉任永平府四府司  
李生澹庵子兄弟五人歿之日澹庵子年始十一歲  
耳性激烈卽喜爲任俠行道十七八時入補邑庠遂  
以豪俠名郡邑邑之喜俠者胥倚賴之丁未歲澹庵  
子適有山左之行弟承勲病歿於家澹庵子素友愛  
歸而撫柩大慟曰向使吾無此行吾弟或可不死卽  
死亦得以面訣今若此是吾過也乃悔其前之所爲  
謝絕舊所與遊而一切循蹈繩墨日川惟奉母李孺

人怡怡色養撫弟遺孤恩斯勤斯耕田課讀一變其  
舊日之習未幾李儒人歿潛庵子棺歛祭塋悉遵古  
制而執喪三年尤稱盡禮於今時爲至難然尚未知  
從事正學也自後綿歷益久閱世故益知無味撫弟  
孤而孤復喪乃始奮志於心性之學嘗曰少年喪父  
學無師承旣汨於制舉復亂於意氣爲俠客誤我二  
十年爲諸生誤我二十年今此可復爲鄉愿誤耶乃  
折節讀周程諸先正書交遠邇留心正學之士端居  
閉戶終年潛心究極期以必至乎古人而後已當始

之任俠也于余若氷炭焉見若弗見聞若弗聞遇他人調譏之則且爲益之薪焉及一變而循規蹈矩也則于余以鄉曲之常饑禮之無譽亦無毀焉迨其大悔而志道也則于余隆禮致敬不啻自其口出蓋幾忘其與余儕輩而若爲北面之恭者每月餘非君渡渭就余則命蒼頭持證會所得求質當是時長子志坦年二十五六惇篤有志澹庵子珍若重寶相與切磋正學不使汨於諸生掌故之業壬戌遂携之而南受業余門窺其志真有與心齋父子並駕齊驅之心

而余之視武功一路遂若晦庵之視建陽一路亦不啻口誦而心惟矣無何志沮歿澹庵子摧惜幾於喪明每言輒哭每念輒哭每對余言生死常事烈非私此一子其如矢烈誣臣奪烈良友何言訖輒淚湧湧如雨注對者無不淚滂然獨以志出子錫春醇慧少嫻目前無何錫春亦歿前澹庵子遂撰墓不自勝矣竟於癸酉年十二月葬遂得壽六十有二然卒之時雖氣息奄奄而能自勉握持神志不大紛亂則蓋其十餘年學問從事根本之力云夫大抵澹庵之學凡三

變而愈變愈正昔朱文公贊橫渠先生曰勇徹臯比  
一變至道若濬庵子者真有徹臯比之勇向使天不  
遽摧而志坦生存以刺輔其詣可量哉至若宗弟雪  
木遠在郿邑而緝緝變余門人郿邑王爾緝年半  
於君而忘年訂契同邑魏儉德數人皆一時端士而  
相視莫逆是皆君三變後所交之人倡族合祭尊祖  
睦族續續族譜聯屬宗人經始義倉賑濟族之貧窶  
是皆君三變後所行之事所著家訓日記洗心齋集  
吟是皆君三變後所著之書嗚呼觀其所與而其人

可知觀其所行而其心可知觀其所言而其志可知  
君三變歸道之勇已自足傳示奕世爲人倫龜鑑迺  
所與之當所行之羨所言之正如是而謂易得此於  
今之世哉世俗忌善而念舊君或不免於非分之謗  
要之君之晚節自正大光明也人心不死必有以余  
傳爲知言者